

圓明文集

禪

宗

篇

惟明法師編選



惟明法師 編選

圓明文集·禪宗篇

大樹崑明寺等眾善信施資
中華文化研究中心贈送

睹星悟道

祖堂集卷一載：太子詣金剛座，以草敷上，遂昇此座，太子發弘願言：「我若不成無上菩提，誓不起于此座。」明星出時大悟，因造偈曰：

「因星得悟，

悟後非星；

不隨於物，

不是無情。」

釋迦傳法圖

未見佛，雖名為讚，是名為謗；既見佛，思作是讚，實無可讚。

不可讚，不可說，不可思議，是故名為佛。入文子摹是象已，乞居士重摹摹象而作讚語。居士實無所讚。因說偈曰：

法本法無法，無法法亦法，
今付無法時，法法何曾法。

釋迦付法迦葉，迦葉付法阿難，如是如是，是即為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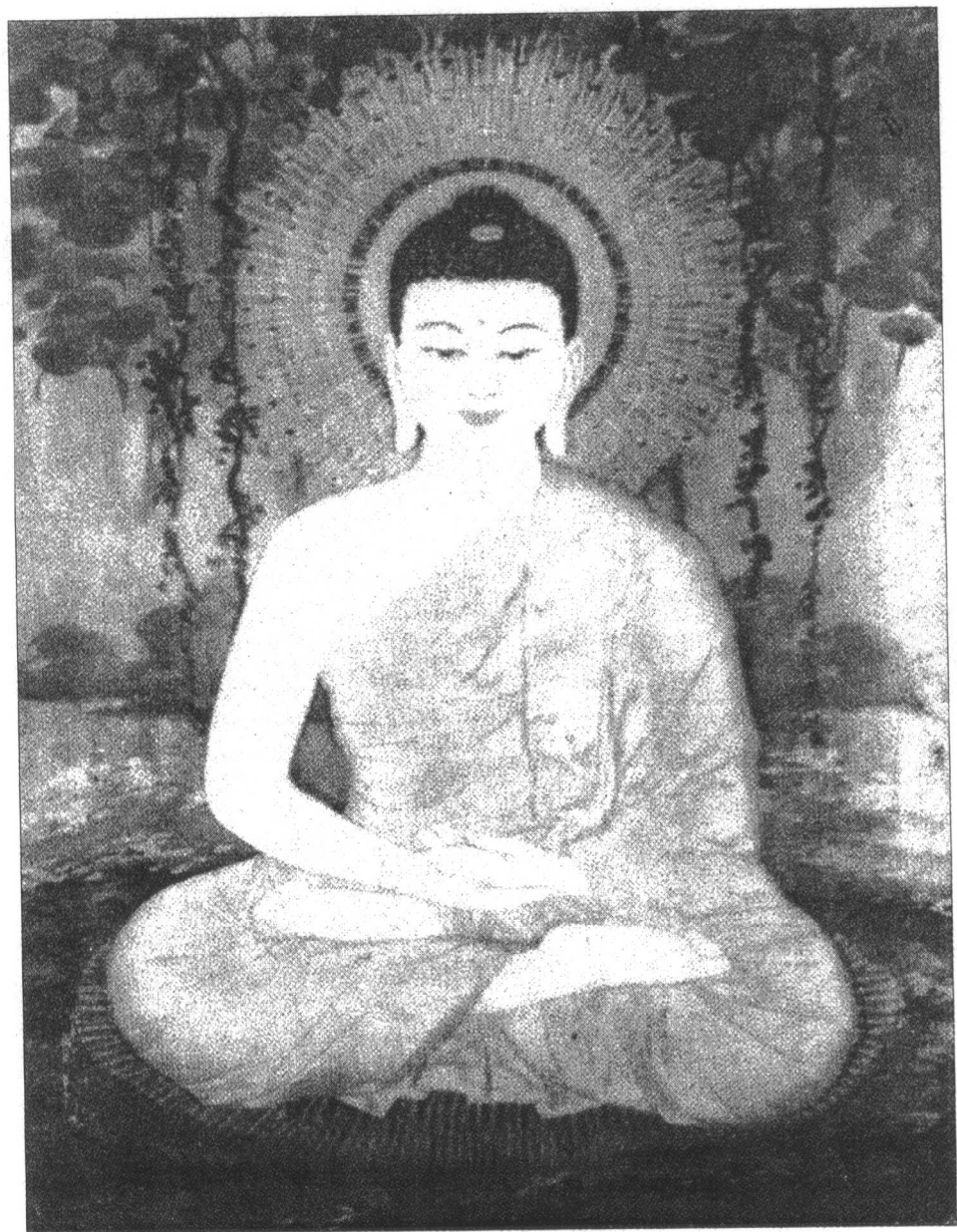
（明）蟻庵居士・施辰賓焚香寫

隻履西歸

祖堂集卷二載 祖師於後魏第八主孝明帝大和十九年入涅槃。壽齡一百五十。葬在熊耳吳坂也。滅度後三年，魏使時有宋雲，西嶺為使，卻迴，逢見達摩，手攜隻履，語宋雲曰：「汝國天子已崩。」宋雲到魏，果王已崩。遂聞奏後魏第九主孝莊帝。乃開塔，唯見一隻履。卻取歸少林寺供養。妙峰善禪師頌曰：

「颺下一隻履，明明不覆藏；

兒孫纔著腳，徧地是刀鎗。」



睹 星 悟 道

做古吳道子筆
杜陵內史



隻履西歸

民國·張大千繪



彌勒菩薩說法圖

明朝

七寶銅

台灣苗栗三義森磊觀典藏



自序(一)

佛教自東漢明帝永平十年傳入中國，在魏、晉、南北朝、隋、唐諸朝代，曾有過光輝燦爛的歷史，教義發達，高僧輩出，《高僧傳》一、二、三集，就僧侶高行者，分類為：譯經、義解、習禪、明律、護法、感通、遺身、讀誦、興福、雜科聲德等十大科（三集大同小異）。在家居士，包括帝王、文人、各個階層，也有優良表現。教義傳揚方面，大乘并行，各競光輝，大乘顯得宏闊勝大，小乘則樸實親切。隋朝費長房撰《歷代三寶紀》就其教義，加以介紹，大乘是：

「教而明佛，則成道已來，無量無邊阿僧祇劫，不生不滅，常住凝然，量等虛空，形同實際。」

略而談法，則是方等十二部經，八萬四千微妙奧典，甚深祕密種種法門。

位而論人，則有十地及三十心（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）。備歷四十（十地、三十心）、遍遊六道，猿、猴、鹿、馬、蠕動、蠅飛，無識不形，無趣不受。

煩惱則有五住地惑（三界分別見惑、欲界思惑、色界思惑、無色界思惑、根本無明惑），八萬四千

諸塵勞門。

所行則四攝、六度、三十七助菩提。萬德齊修、二諦（真、俗）並習，利他損己，無悔吝心。

所受則三歸、十善、八萬律儀，悉皆奉持，乃至成佛。

濟流、如象渡水；遊衢、車駕大牛；洽潤、譬若大根；承露、猶如大葉；憩息、則止大涅槃城。

諸如此文，皆大乘也。」

小乘教義則為：

「教而辨佛，則王宮誕生，襁褓扶持，乳哺鞠養，乘羊車而詣學，試伎術而成婚，十九出家，三十成道（通作二十九出家、三十五成道）、四十九年處世說法，年七十九，於雙樹間右脅而臥入般涅槃。

的而論法，則是契經：或止九部，或十一部，四含、雜藏，及以毗曇（亦譯阿毗達磨，華言無比法，即論也）。

談人，則名聲聞、緣覺、四果、四向、五方、七便（五停心、別相念、總相念、煖、頂、忍、世第一）。剃除鬚髮，捨俗出家。局在天、人，弗該餘趣。

煩惱則五蓋（貪欲、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）、十纏（無慚、無愧、嫉、慳、悔、睡眠、掉舉、昏沈、瞋忿、覆）、九十八使（三界思惑共十使併前見惑八十八使）。

所行則四聖諦、十二因緣、檢攝七支（身三、口四）、防守三業（身、口、意）。

所受禁制，則三歸、十戒、二百五十，及五百戒（三百四十八戒）。唯盡一形，弗通後世。自調身口，匪涉利他。

入理水之淺深，譬兔、馬之浮渡；出街衢之遊戲，駕羊、鹿之卑車；洽露潤之少多，若中小之根葉；休疲怠之穌息，憩非真之化城。

諸如此文，皆小乘也。」

然盛衰相替，佛法在中土播揚，大放光芒之後，外遭三武一宗等的摧殘，內部本身逐漸脫離正軌，為繁瑣、他力、神祕、空疏等所困蔽——習教者苦於名相繁多，疏、鈔、注動輒數十百卷（皓首窮經）；禪宗相反，不立文字，只主張參一個話頭（被機不廣）；淨土宗則認為末法唯念佛法門契合眾生根機，推出「禪淨四料簡」等，對其他法門都不認定（誘他成過失）。其他，附佛外道的攀附，一些佛教徒崇尚神異、拔薦，使佛法抹上一片迷信色彩（神、佛不分）。種種原因，造成佛法的衰退，偏促一隅。

所幸現在有識之士，逐漸在調整，不讓其偏頗發展。頗做了些考證、過濾、濃縮工

作，佛教的輪廓，逐漸顯現，正信、迷信，有了分野！正信佛教徒也能開闊眼光，不再囿於門戶之見，互相尊重，瞭解各宗派間彼此取長補短的重要。至，自信心的建立，觀諸年輕一輩對原始經典——《四阿含》的普遍愛好，在其中當會得到一些啟示，前途會較樂觀的。

佛教的興衰，四眾弟子都有責任！由於國人的習性好略，而《大藏經》卷帙眾多，雖說是無盡寶藏，卻給人無從下手的感覺！因覺有需要做些橋樑工作。筆者讀書不求甚解，只觀其大意，因此對於經書、語錄精簡部份——序、跋、碑、記、論、述、偈、章等，較為留意。透過這些，可以欣賞作者的精心傑作，及以此為橋樑，瞭解經文大意、思想重點。實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！基於方便初機者，不計譾陋，輯出若干篇（六輯：開教篇、禪宗篇、進道篇、藝文篇上下、補編），算是野人獻曝！佛教之興，須靠群策群力，積少成多，蔚成壯觀！語云：「泰山不讓土壤，故能成其大；河海不擇細流，故能就其深。」（《圓明文集》的刊行，應作如是觀）

佛曆二五三五年（一九九二）九月三日 釋惟明于圓明靜室

自序(二)

昔達磨將欲還天竺，傳衣、法二祖慧可，並付《楞伽經》四卷，曰：「我觀漢地，惟有此經，仁者依行，自得度世。」（《高僧傳》）《楞伽經》包括了禪、教要義，及頓、漸修行法門。

《楞伽經》說五法：相、名（或作名、相）、分別、真智、如如。

相、名（依他起性，即因緣生法，包括眼見、耳聞等世間萬事萬物——業力顯現）、分別（遍計所執性、意識分別）屬世間法；即眾生不達實際，六根馳逐六塵——在依他起性上，起遍計所執，迷惑、造業、感果——遂淪于生死，輪轉不息。佛教根本教義：四聖諦的苦、集二諦；以及十
二因緣：無明緣行、行緣識……大體在闡述這些道理。

真智、如如，屬出世間法。即通常所說的轉識成智。行者了達世間（相、名、分別）不真實性，依文字般若、觀照般若，離虛妄分別，證入實相般若（圓成實性）。四聖諦中的滅、道二諦，以及逆觀十二因緣：無明滅則行滅、行滅則識滅……無非指導我們如何體證清淨本性。

由世間臻于出世間，修行方法很多，「最上根器，悟密旨於鋒芒未兆之前，中下品流，省玄樞於機句已施之後」，故有如來禪、祖師禪施設！如來禪有階次可循；祖師禪唯頓無漸——觀現前一念恆自清淨！舉二則以明：

平江府紹隆禪師：僧問：「如何是佛法的大意？」師曰：「蛇頭生角！」

池州靈鷲閑禪師：上堂：「是汝諸人本分事！若教老僧道，即是與蛇畫足。」

時有僧問：「與蛇畫足即不問：如何是本分事？」師曰：「聞黎試道看？」僧擬再問，師曰：「畫足作麼？」

然此頓教法門，猶如一人與萬人戰，一般人往往會錯意——認識神為真心，或落入口頭禪、無事甲中！故如來大開教網，撈漉各類根機——由外，層層剝落，最為穩當！先說施、戒、升天之法，令保住寶貴人身。

如果具出世善根，為說出離之道：知苦、斷集、慕滅、修道（十二因緣從愛、取支下手，逐漸削弱）。從束縛到解脫：經歷五停心觀（多貪眾生不淨觀、多瞋眾生慈悲觀、多散眾生數息觀、愚痴眾生因緣觀、多障眾生念佛觀）、四念處（觀身不淨、觀受是苦、觀心無常、觀法無我）、四加行（煖、頂、忍、世第一），然後初向、初果（斷見惑：見道），二向、二果、三向、三果、四向（以上修道）、四果（斷盡思惑，獲證無生）。

古德又有歸攝之法：「若五識不取塵，即無六識；六識無故，七識不生；七識不生故，則無善惡業；無善惡業故，即無生死；無生死故，如來藏心湛然常住。即是六、七識滅，建立八識。」以上佛教背塵合覺、歇即菩提道理，甚明。

佛法難值，《法華經》云：「如優曇鉢華時一現耳！」宜加把握。正信佛教徒以正見（開發般若）為首，以正精進（頓、漸法門）鞭策，努力不懈，終有出脫之日。佛教是著重自力的宗教，自己需向自己負責。《雜阿含經》云：

「有因有緣集世間（集），有因有緣世間集（苦）；

有因有緣滅世間（道），有因有緣世間滅（滅）。」

緣起之法，若佛出世，若不出世，法爾如是！換言之，佛只能開導我們，而實踐必由自己。觀佛臨入涅槃，誡勉弟子：「當自皈依，皈依於法，勿他皈依。」（《長阿含經》）又如阿難，為佛堂弟，又是侍者，終佛之世，只證須陀洹果，必待辛勤修行，才獲得阿羅漢果。這些都是我們佛弟子所宜警醒的！

《圓明文集》將印行，前篇「序言」曾就大小乘差異、佛法盛衰，約略引述；茲篇復就流轉、還滅，以及頓、漸法門做個分類。俾初機者更易於揀擇、識別。

末誌宋「普潤大師法雲」法語，與讀者共勉：

「雪山大士，求半偈而施身；法愛梵志，敬四句而析骨。久沈苦海，今遇慈舟；秉志竭誠，采經集論。宜安像前，燒香禮拜；息塵勞之雜念，遊般若之法林。終卷掩帙，攝心靜坐；照元明之本體，復常寂之性源。雖萬有以施為，然一無而亦絕。」

佛曆二五三五年（一九九二）九月二十三日 釋惟明于圓明靜室